

内米洛夫斯基

作品集

[法]

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 著

管筱明 译



Irène  
Némirovsky

—  
狗与狼

—  
Les  
Chiens  
et  
les  
loups



人文  
文学出版社



内米洛夫斯基作品集

# 狗与狼

Les

Chiens

et

[法] 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 著

les

管筱明 译

loups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狗与狼/(法)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著;管筱明  
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  
(内米洛夫斯基作品集)  
ISBN 978-7-02-014146-3

I. ①狗… II. ①伊… ②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  
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6215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何炜宏 郁梦非  
装帧设计 钱 璐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 编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1 千字  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 
印 张 7  
插 页 2  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146-3  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录

狗与狼 001

译后小识 213

## 狗与狼



希纳一家出生并居住的乌克兰城市，在城里的犹太居民看来，是由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的，就像古老的画卷上所表现的那样：被上帝排斥的人处在下层，为地狱的黑暗与烈火所吞噬；平凡的人住在中层，被微弱的光线照亮；而处在上层的，则是上帝选民的居所。

住在河边下城的人，不是贱民、不可经常与之来往的犹太人、小手艺人，就是租下那些脏不拉叽的店铺的小商人、流浪汉。一大帮儿童成天在泥水里打滚，说的是一口意第绪语，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衬衣，细瘦的脖颈和又长又黑的鬃发上，罩一顶宽大的工作帽。远处，是生长着一圈圈葱茏的椴树的丘。丘顶建有俄罗斯高级公务员的公馆、波兰贵族的府邸，还有几座精美的宅第，属于几个有钱的伊斯拉埃尔人。他们选择在这个地段安家，不仅是因为这里空气纯净，更是因为在俄罗斯，本世纪初在尼古拉二世治下，当局只允许犹太人在某些城市、某些区段、某些街道，有时甚至是某些街道的某一边居住，其余地方一概不许犹太人涉足。然而，禁令只对穷人有效。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贿赂攻不破的禁令。即使是最严厉的禁令也不过如此。这些犹太人引以为傲的事情，就是无视这些禁令，在不许他们居住的地方安身。这倒不是出于有意对着干、出口怨气的想法，或者为了面子的缘故，而是为了让别的犹太人知道，人家就是比他们强，挣的钱比他们多，甜菜或小麦卖得比他们好。这是一种得体地展示财富的办法。一个犹太人，出生在隔离区，二十岁时有了几个

钱，就在社会生活上升了一级；他搬了家，住到了市场附近，那里离河很远，处在下城边缘；待到结婚时，他又搬了家，住到了街道对面的禁区；接下来，他还在攀升，住到了法律规定任何犹太人都不得出生、居住或者死亡的街区。人家对他肃然起敬。他成了亲友们羡慕的对象、希望的化身：犹太人竟能升得这么高！有了这样的榜样，饥饿就算不得什么了，寒冷、肮脏也算不得什么了！在下城，许多人都怀着这份希望，举目瞻望富人住的青翠丘岭。

在下城与富人住的山丘之间，有一个中间地带。那里平淡的气候虽然催孕不出巨大的财富，但也让人穷不到哪里去。那是俄罗斯、波兰和犹太布尔乔亚的居住区。大家住在一区，倒也并无太多冲突。

然而，这个处在中间的城区本身也分为一些小帮。它们互相嫉妒，又互相蔑视。社会上层被医生、律师、大公司经理占据了，卑贱的下层则由小店主、裁缝和药店职员等人组成。

不过，社会上有一类人充当了联系不同街区的纽带。他们从上城到下城，在走家串户中艰难地赚钱度日。亚达的父亲伊斯拉埃尔·希纳就是这群“代理人”中的一员。这些人的职业就是收进卖出。甜菜、食糖、小麦和农业机器，凡是乌克兰出产的东西，都是他们经营的商品。不过，只要顾客需要，他们的供货目录上也可以添上丝绸、茶叶、阿拉伯糕点、煤炭、伏尔加河的鱼子酱和亚洲出产的水果。他们乞求、哀求顾客跟他们做生意，贬低竞争对手的货色；他们叹怨自己命苦，不惜对天发假誓；他们为了拿到订单，想尽办法，用尽心机；从他们匆匆的行色（在别人都不着急赶路的时间和地段）、急促的话语、连比带划的手势、



低三下四的态度、软缠硬磨的精神，以及其他种种为他们所独有的品质，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他们。

亚达差不多还是个婴孩的时候，有时就跟着父亲在外头东奔西跑。父亲是个眼睛忧郁的瘦小老头。他喜欢亚达，每次把她抱在怀里，就觉得有了慰藉。他放慢步子行走，好让她跟上；他俯下身子问她累不累，走不走得动；他帮她整整披在旧外套上的灰色羊毛大围巾，理理带护耳的棕色小绒帽。当冬天刮起大风时，他就伸出大手捂住她的嘴巴：街角上，凛冽的寒风在觊觎着行人，不时欢欢喜喜地蹿出来，猛掴他们的耳光。

“当心！你不冷吧？”父亲问。

他叫女儿用围巾裹住嘴巴，透过羊毛吸气，好把冰冷的空气加热。可是不行，女儿受不了，觉得憋闷。等父亲刚刚把头掉回去，她就用指甲把围巾抠出一个洞眼，试着把舌尖伸出去，接天上飘下的雪花。她身上裹了那么多衣服，只看见两条细腿上支着一个小小的方布砣。走近一点，透过深色的绒帽和灰色的围巾，才看清两只黑溜溜的大眼睛。由于有棕色的绒帽圈着，眼睛显得还要大，射出的目光直愣愣的，十分容易受惊，就像一头小野兽。

她刚满五岁，就开始观看周围的世界。迄今为止，她在一个很大的世界游荡，与她弱小的身子比起来，这个世界是那样大，大得她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：它都把她压麻木了。她对这个世界关心，不会超过一只藏在草丛里的昆虫。不过她长大了，现在开始认识生活了：在一户户人家门口，站着些一动不动的巨人，他们的胡子上挂着一根根冰棱，面前呼出一股发臭的酒气（它很奇怪地变成了一束水汽，接着又变成了雪花的小针）。这些

巨人其实就是普通人，下人，看门人。她也与一些人熟悉了。她觉得那些人的头伸进了云端，身后拖着闪闪发亮的马刀。有人管他们叫军官。那些人很吓人，因为父亲一见到他们，就赶紧往墙边躲，身子好像更矮了。不过，不管怎么说，她觉得他们还是人，属于人的群体；一段时间以来，她也敢望他们几眼了。他们中间有几个，灰色的宽袖长外套上有一道红色（当他们登上雪橇时，她看见那条猩红色的布带露了出来，那是他们将军的标志），还有几个蓄着白花花的胡子，就像她爷爷。

在广场上，她停下脚步站了一会儿，观看来来往往的马匹。冬天，马身上披了红红绿绿带绒球的络头，防止马蹄带起的雪泥溅到马身上。这里是市中心，有几家漂亮的旅馆、商店、酒家，有五颜六色的灯光，有不绝于耳的车马喧闹。不过，父女俩再走几步，很快就趑进了一些窄街小巷。它们都有一些坡度，由高而低通到河边。街面铺了街石，可是高低不平，坑坑洼洼，几盏风灯射出惨淡的光亮。最后，父女俩在一户人家门前站住了。屋主有可能成为希纳老爹的顾客。

他们走进一间低矮、幽暗、烟气腾腾的房间。里面有五六个人在扯着喉咙叫喊，就像被人宰杀的鸡鸭。他们一个个面红耳赤，额头上青筋都暴了出来。他们或者举臂向天，或者捶胸顿足，说：

“要是我说了谎话，就让老天把我杀死，就死在这里！……”

有时，他们也指着亚达：

“凭这个纯洁的女娃娃的脑袋起誓，我要请上帝作证，我买下这匹丝绸的时候，它可是好好的！……只不过在路上被老鼠啃坏了一段，可这能怪我吗？能怪我这个可怜的犹太人，有一大家子要养的犹太人吗？”

他们生气了，一个个冲走了，把门撞得山响；可是走到门口，他们又停住步子，转身回来。买家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，端着带银托的大玻璃杯喝茶。代理商们（总有五六个代理商闻到生意气息，同时在场）则相互指责，不是说对方没有诚意，欺诈顾客，就是短斤少两，犯下滔天大罪，似乎恨不得要把对方吃了，吞进肚子才罢休。接下来，局面恢复平静，原来生意做完了。

亚达的父亲牵起她的手，两人一起走出门去。来到街上，父亲长吁一口气，摇摇头，发出一声沉重而痛苦的叹息：“上帝啊，我的天老爷啊！”不管是因为生意<sup>①</sup>没有做成，几个星期的时间与努力打了水漂，礼物白送了，路也白跑了，还是因为赢了对手，把生意抢过来了，父亲都要吁口长气，发声叹息：上帝是不变的，永远在场，像蜘蛛趴在蛛网中央，窥视着每个人的表现，人若是得意忘形，显出自命不凡、不可一世的样子，他就准备加以惩罚。上帝永远在那里，又热心又嫉妒。人必须敬畏上帝，同时要感谢他的慈悲。但千万不要让上帝认为人的心愿完全满足了，不然，他就会有所懈怠，停止保护人。

接下来，父女俩去了另一户人家，再接着又去了一户人家。有时，他们一直走到上城的富人家里。亚达留在前厅等候，看到那里精美绝伦的家具、人数众多的仆役、厚重柔软的地毯，她觉得又激动又慌乱，便待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。她坐在椅子边沿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有时，她掐一掐自己的腮帮子，怕自己睡着了。最后，父女俩手牵着手，默默地搭有轨电车回家。

---

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。

“西蒙·阿尔卡迪耶维奇啊，”亚达的父亲说，“我是作为一个犹太人，来向一个扎迪克（tsadik），一个圣人抱怨的，求他赐给我脱贫的办法……”

伊斯拉埃尔·希纳喃喃地向圣人念苦经：

“圣人啊，我是个苦命人，我有十个孩子要养，妻子脾气暴得很，岳母身体经得起熬，不但精气足，而且胃口好……你叫我怎么办哪？帮帮我吧！”

圣人回答说：

“带十二只羊回家吧。”

“可是带回去干什么？家里已经挤得一塌糊涂，就像腌在木桶里的鲱鱼。一家老小都睡在草垫上。人都憋不过气来，你那些山羊还在哪里养？”

“听我说，心不太诚的人啊，你带着山羊回家，你要赞美上帝。”

过了一年，可怜人又来了。“怎么样？幸福些了吧？”圣人问他。

“幸福？我的生活简直是地狱！要是还让我养那些羊，我还不如自杀！”

“嗨！现在你就要摆脱山羊了。你会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见不到那些羊角，闻不到它们的膻味，你会觉得那幢破屋子就像座宫殿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一切感觉都是比较出来的。”

“西蒙·阿尔卡迪耶维奇，可我还是和原来一样。我对老天

有些意见。我要把岳父接到家里照料，要抚养女儿。我辛苦工作，累死累活，可一家人还是吃不好。不过，男人本就这样：流大汗挣小钱。我不应该抱怨。只不过我现在得到了哥哥的死讯，嫂子要带着两个小家伙投奔我。又多了三张嘴巴。干吧，累吧，苦命的男人，可怜的犹太人：将来两眼一闭，到了地下，有的是时间休息……”

这样一来，亚达就知道了两个堂姊堂兄的存在，以及他们要来的消息。她努力想象他们的模样。一连几个钟头她都沉浸在这种游戏之中，身边的事情视若不见，充耳不闻。接着，她像从一场梦中突然醒过来，听见父亲对西蒙·阿尔卡迪耶维奇说：

“有人跟我谈起从士麦那来的一车葡萄干。您想买下吗？”

“别烦我了！你叫我拿你的葡萄干做什么？”

“您别生气，别生气……尼杰尼的棉布，价钱便宜，要不要给您弄一点？”

“让你的棉布见鬼去吧！”

“一批巴黎女帽，就因为一次铁路事故，弄坏了一点点，被拦在关外，只要一半价钱，就可以弄过来。要不要？”

“唔……什么价？”

当父女俩走到街上时，亚达问：

“伯母和堂姐堂哥要来？”

“是。”

他们顺着宽阔的大马路往下走。按照一个宏伟的规划，城里新辟了几条大街。街面宽得很，两行椴树之间，可以容骑兵连操练。不过有风从街这头刮到那一头，发出快活的尖啸，卷起阵阵尘埃。这是一个夏日的傍晚，天空明朗，红光四射。

“家里会有一个女人来照看你。”父亲愁苦地望着亚达，终于说道。

“我不要人照顾。”

父亲摇摇头。

“也要人看着女佣，免得丢东西。另外，你也不必成天拖着脚步，跟我东奔西跑……”

“你不乐意我跟着吗？”亚达小声问，声音发抖。

父亲轻轻地把手放在她头发上。

“我乐意。可是我怕累坏你的小嫩腿，不敢走快。要知道我们这些代理人，就是靠两条腿跑路来挣饭吃。跑得越快，到富人家就越早。别的家伙挣得比我多，就因为他们跑得比我快：他们可以把小家伙留在家里，暖暖和和地有人照顾。”

他想到：

“有过一个女人……”

不过他不能提起死人，怕不吉利，因为照迷信的说法，一说死人就会招来疾病灾难的注意（鬼怪时刻在窥视你），也怕孩子伤心。生活不容易，靠不住，总是准备把你最珍贵的宝贝夺走，这些，孩子将来有的是时间知道……不过，往事终究是往事。要是老想着往事，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。亚达就这样一天天长大了，却几乎不知道死去母亲的名字，因为她从没有去过她的坟地，也从没有听人说过一句有关母亲、有关她短暂一生的话。家里有一张母亲的模糊照片。那上面的她还是个姑娘，穿着校服，黑色的长辫散开来，披到肩上。相框上扎着黑纱，相片被黑纱的阴影遮去了一半，似乎带着指责的眼神盯着活人。“我，我原来也和你们一样，”她的眼睛似乎在说，“为什么你们都怕起我来

了？”不过她尽管那样温和，那样腼腆，还是叫人害怕，因为她住在另一个王国，在那里，用不着吃喝，用不着睡觉，也没有恐惧，更没有刺耳的争吵，总之，人间的麻烦事，什么也没有。

亚达的父亲其实害怕嫂子和侄儿侄女到来，可是家里也太乱太脏了，再说，小家伙也需要有个女人照料。对他来说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可怜男人的生活，他已经过惯了，也认了，虽说娶妻结婚的当口他还是有过一番梦想的……总之，他本人，他自己的欲望，倒是无关紧要。人们干活、生活，图的不就是孩子们将来有出息。难道他们不是你的血肉？只要亚达将来比他富有，比他过得好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他想象着孩子穿得体体面面的样子：一条绣花的漂亮裙子，头发上打了一个结，像富家小姐那样。他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打扮孩子呢？亚达穿的衣服太大太长，一身上下颜色发暗，所以人看上去灰头土脸，很是显老。他买那些衣服图的是布料牢实。有时……他朝孩子身上瞧了一眼。孩子穿着苏格兰花呢的连衣裙，上面罩一件黑天鹅绒的短上衣，那是他让厨娘纳斯塔琪娅做的，乡下老妇人常穿那种式样。他也不喜欢女儿的发型，额前那刘海太长了，一直垂到了眉毛，还有那黑色的发髻，参差不齐地搭在颈根上。可怜的颈根是这样细瘦……他伸手搭过去，把女儿的颈根轻轻地握着，心里涌起一片柔情。不过，因为他是个犹太人，光是梦想让女儿吃得好，穿得暖，得到很好的照顾，长大嫁个好丈夫还不够，他希望在她身上发现某种才华，某种非同寻常的天赋。她将来就不能做个音乐家或者演员？既然他只有个女儿，他也就肯定不会抱什么大想法，不会生出漫无边际的奢望。唉！实现不了的希望，落空的愿望！……要是有个儿子该多好！……一个男的！……可是上帝不

肯开恩！……不过想到某些个朋友，儿子给他们的晚年带来的不是快乐，而是痛苦、耻辱，是命运看得见的惩罚，他也就觉得释然了。他们那些孩子卷进了政治，被政府投进监狱，或放逐他乡。还有一些人的儿子在远方，在外国流浪。将来，他也许不会不肯把亚达送到瑞士、德国或者法国去留学……不过，眼下他得干活，做生意，得孜孜不倦地积累财富。他在一个小本子上记载了要推荐的商品的种类，此刻他摸出这个积满污垢的小本子，翻了一下，就加快脚步走起来。



### 三

晚上，在狭小的餐厅里，大家挤在一张皮沙发上喝茶。滚烫的浓茶里加了柠檬片，嘴里同时还嚼着糖块，大家喝了一杯又一杯，直到亚达在她的椅子上睡着为止。厨房门始终敞着，炉灶的黑烟从那里飘出来。纳斯塔琪娅在碟子堆里翻来翻去，不时地拨一拨炉膛里的柴块，有时她也唱上几句，或者用带着醉意的声音抱怨什么。她光着脚，头上罩块手帕，身躯又胖又沉，不过一身肥肉倒是软沓沓的，周身散发出浓烈的酒气。她长年遭受一种慢性牙病的折磨，宽阔的红脸上总是包一条退色的围巾。尽管如此，她却是街区里最招引男人的女人。夜晚，厨房里她那张床铺撕裂的肮脏帷幔前面，总是立着一双军用靴子，那是邻近军营某位士兵脱下的。不见靴子的夜晚很少。

亚达的外公住在女婿家。这是一个精致的老头儿，周正的面盘上围着一圈白胡子，鼻子又长又尖，脑门塌扁。他的生活很不平常，年纪轻轻地就逃出了隔离区，在俄罗斯和欧洲游历。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追求金钱，而是为了求学。回来时，他和动身时一样贫穷，却带了一大箱书籍。在他出门期间父亲去世了，他有个母亲要赡养，姐姐妹妹也尚未出嫁。他从未对人说过在外游荡的事，也没有透露他的人生经验与梦想。他接下了父亲的珠宝生意，经营一些价格便宜的银器以及嵌有乌拉尔宝石的戒指和别针。买主都是下城的新婚夫妇。不过，白天他虽然守在柜台后面照应生意，可是夜幕一落，他就关上店门，锁上挂锁，还要加上铁链，然后回家打开书箱。他抽出一沓稿纸，拿上一支在纸上吱